

无财无势小法医，穿越时空，回到明朝当仵作

纳妾记

1

殷家血案

沐轶◎著

◎现场勘察 ◎技压宋慈 ◎屡破奇案 ◎堪比狄公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殷家血案

纳妾记

1

小法医遇上雪崩，带着一堆器械穿越时空，回到大明，变身小仵作，重操“旧业”。

殷家少奶奶白氏和她的妹妹被人残忍地杀死在房中。现场的证据指向了管家胡三，经过调查却发现胡三并非杀害白氏姐妹的真正凶手。真凶到底是谁？

白氏死而复生，但是她拒不说出凶手。她“复活”的当天晚上，居住的小楼无故起火，难道是凶手想杀人灭口？

殷家的血案还没有查明，却意外查到了一封不知寄给谁的谋反信。此事惊动了锦衣卫，他们插手能查个水落石出？

葫芦没按下瓢又起，这两个案子的千头万绪还没理出个所以然，应天府的白千总却要来为女儿讨个公道……

且看小小仵作如何利用现代刑侦手段，抽丝剥茧、把这纷繁复杂解得个顺理成章。

ISBN 978-7-80742-298-3




9 787807 422983 >

定价:24.80元

纳妾记 ①

沐轶 ©著

殷家血案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妾记 1·殷家血案/沐轶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742-298-3

I. 纳... II. 沐...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5822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纳妾记 1·殷家血案
作 者 沐 轶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00mm×1000mm
印 张 15.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80 元
ISBN 978-7-80742-298-3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纳妾记

1 殷家血案

目录

第一章	还魂古代	001
第二章	打虎英雄	009
第三章	智斗刁蛮女	017
第四章	杨件作	025
第五章	现场勘察	033
第六章	速擒疑凶	041
第七章	辨妻认母	052
第八章	失忆	061
第九章	重新为人	069
第十章	拉拢	074
第十一章	就任管监	083
第十二章	疑点	091
第十三章	起死回生	099
第十四章	刑讯逼供	108
第十五章	谋反密信	116
第十六章	追踪凶犯	125
第十七章	杀人灭口	131

纳妾记

① 殷家血案

第十八章	今非昔比	139
第十九章	真凶是谁？	147
第二十章	火场疑点	155
第二十一章	纳妾	161
第二十二章	小登科	169
第二十三章	洞房花烛夜	177
第二十四章	揪出疑犯	186
第二十五章	血光之灾	195
第二十六章	化解仇恨	203
第二十七章	遇伏陷困	209
第二十八章	收信人	217
第二十九章	杀人真凶	225
第三十章	亲亲相隐	233
第三十一章	恩断义绝	239

第一章 还魂古代

喜马拉雅险峻的群山，漫天的大雪像撕碎了的棉絮，一团团胡乱地飘下。铺满白雪的山路上，一辆卡车像一只缓缓蠕动的蜗牛，孤零零地在漫天大雪里艰难地爬动着。

卡车里，杨秋池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一只手抓紧了车门扶把。他看着这铺满白雪的险峻山路，心里有点紧张。侧头往悬崖外的天上望去，阴沉沉的天空深处飘出杂乱的雪花，翻滚着落到公路外侧悬崖下。他勉强一笑：“昨晚电视不是预告说今日天气晴朗吗？怎么好好的就下起了大雪？还一下就是半天。”

驾驶员是个藏族青年，汉语倒挺流利：“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草原上的天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电视里那小姐说的话能作数吗？”顿了顿，他转过头来，一脸的兴奋，“哎！你把刚说的那些笑话再说两个吧。”

杨秋池是某市公安刑警队的法医，刚毕业工作没几年。法医整天跟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尸体打交道，这实在让杨秋池腻味透了。最郁闷的是谈女朋友，人家一听他的职业，大多会像看见怪物一样，勉强笑一笑说：“你好勇敢，我好敬佩你……不过，我想我们不大适合……”所以直到现在，还是光棍一个。他几次向领导申请换工作，都是因为找不到接班的而未获批准。

当初考医科大选专业的时候，鬼知道自己的脑袋是哪根筋短路了，竟然选了法医学专业。看看当初与自己一起进医科大学的其他同学，现在好多都成了小有名气的临床医生，只有自己，还天天在死人堆里打滚，想想后悔死了。

这次单位有一个援藏任务，帮助那里建立一个标准的法医室并负责培训当地法医。别人都因害怕高原反应而不想去，杨秋池正想出去透透气，看看神秘的蓝天白云，便主动请缨，也马上就获得了批准。于是他便押着全套援藏的法医装备和刑警侦查设备乘飞机来到了机场。当地公安处派出的一辆大卡车早就在机场等候了。装好装备之后，卡车一路西行开进了茫茫的草原。

车子已经在辽阔的草原上开了两天了，一路上几乎没遇到什么车子，实在无聊。公安处派来的藏族驾驶员说了几个黄色笑话，杨秋池也凑趣说了几个，引得驾驶员哈哈大笑，一个劲地要求杨秋池再说几个。这种笑话对杨秋池来说是小儿科，他平日没事就上成人网站，不知看了多少这种黄色小笑话。后面车厢铝合金的大柜子里，有杨秋池的一台手提电脑，电脑里面装满了他平日从网

上下载的黄色图片、小说之类的，如果这被驾驶员师傅看见，不定有多新奇呢。

不过，现在杨秋池已经没心思说黄色笑话。路况如此复杂，天色又更加阴沉，雪是越下越大了，还有什么心思说这些！

见杨秋池很紧张的样子，驾驶员虽然觉得有些好笑，却也不敢大意，集中精神开了一段路。不一会儿，他突然觉得肚子很不舒服，便一手握住方向盘，一手捂着肚子，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两句，慢慢将车停在了路边，皱眉苦笑道：“肚子痛得厉害，他妈的，肯定是早上在那个破小破旅馆吃的那肉丝面不干净。”说罢，他解下腰间挂着手枪的武装带扔在座位上，扯了几张手纸，开门下了车，跑到卡车后面方便去了。

杨秋池看了看身边武装带上的手枪。从枪套里露出的部分可以看出，这是一把国产制式七七式手枪。这种手枪是单手装填，上膛只需要用手指扣紧扳机活动护圈再用力一扣就行了，这在一只人受伤的情况下是很有用的。武装带上还挂着一把精致的小藏刀，看样子是这藏族师傅平时吃牛羊肉时用的。

虽然车里开着空调，但杨秋池还是觉得有点冷，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部香烟盒大小的微型数码相机，准备拍几张雪景，虽然阴沉的天和杂乱飞舞的雪实在谈不上什么美。

忽然，杨秋池听到一种撕裂布帛般刺耳的呼啸声。他向外望去，只看见外面的风势陡然间增强了数倍，裹挟着灰暗的雪，像一条条怪异的长蛇，穿过远处的山口，嘶叫着向卡车扑来。

整个卡车摇晃起来，如同激流里的小船。

杨秋池扔下数码相机，紧张地扑向车门，费劲地将车门打开，探出头去：“喂！快上车，危险！”

那驾驶员已经站了起来，正一手提着裤子，一手向前伸着，在狂风里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卡车走来。就在他将要摸到卡车尾部的时候，那狂风嘶叫着，风势猛然增强，将卡车的车头吹得向上抬起，如同战马嘶立，随后向后滑退。狂风如此猛烈，车门好像被一只无形巨手猛拍一掌，“砰”的一声关上，差点将杨秋池脑袋夹住。

就在杨秋池缩头的一瞬间，那驾驶员已经飞到空中，就像桌子上散落的烟灰被吹起一般，双手乱挥着，迅速变成了一个小黑点，远远地落向悬崖下面去了。

他被狂风卷走了！那么高的悬崖，一定摔成肉酱了！杨秋池心想，一个活生生的人，刚才还在说笑，现在却已经横尸悬崖之下！我会不会死呢？狂风呼啸，卡车“吱吱嘎嘎”继续往外侧悬崖边滑动。黑沉沉的悬崖看不见底，杨秋

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恐惧，他紧紧攥着方向盘：“完了，这下子完蛋了，老子还没结婚就要死了！”

忽然，卡车停止下滑，狂风也一下子消失了，外面出奇地安静。可这种安静更让杨秋池恐惧，他是医科大学临床专业毕业的，还在实习的时候就见过许多病人临死前的回光返照，片刻的神志清醒，往往就是死神来临的征兆。

一道光掠过，照得驾驶室里亮堂堂的。远处，灰白的山口出现了一个五彩绚丽的旋涡，一眨眼工夫，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像一只黑洞洞的巨人的嘴，将地面所有的东西都吸入其中。

狂风再起，巨大的卡车轻若无物般飞升了起来，在半空中转了几个圈，向那巨大的黑嘴里扑去。

一股股黑色、灰色、白色的涡流在杨秋池四周盘绕，雪花、石头旋转着。不知何时，杨秋池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卡车，在卡车旁边旋转飘荡。他奇怪地看见，驾驶室里有人脑袋到处乱撞，鲜血点点飞溅。

那人转过头来，杨秋池这下子看清了，驾驶室里的那个人，正是杨秋池自己！

难道自己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吗？难道自己已经死了吗？死亡原来就是这样的简单，没有什么痛苦！早知道死亡原来这样轻松，那也就不用害怕了。

旋涡转动得越来越快，杨秋池看见驾驶室里的自己，一头撞破了车窗玻璃，飞了出来，迅速飞升而上，消失在漏斗深处。

杨秋池还在那卡车附近飘荡着，轻若鸿毛一般。这时，漏斗忽然掉头一转，把它“肚子”里的东西都往下吐出。杨秋池和卡车本来是向上飞升，这下又变成了往下跌落。这让他双手乱抓，意识渐渐模糊起来。

就在杨秋池意识慢慢丧失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人，躺在一条亮晶晶的玉带之间，身体周围是鲜红鲜红的血。杨秋池感觉到自己轻飘飘地扑向那人，然后，一切都陷入了黑暗之中。

小鸟唧唧喳喳地鸣叫，真好听。什么东西凉凉的，是泉水吗？杨秋池感觉到意识的渐渐恢复。他慢慢睁开了眼睛，好刺眼的阳光啊，又赶紧把眼睛闭上。

我没死吗？我这是在哪里？杨秋池费劲地思索着，感觉到脑袋像要裂开了一般，只得静静地躺着。

一阵清风吹来，好舒服，还有涓涓的流水声。杨秋池微微张开嘴，一股凉凉的清泉马上涌进了他的嘴里。

喝了几口清泉，杨秋池觉得有点精神了，头也不那么疼了。他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翠绿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好美的一处山野风光。

杨秋池挣扎着坐了起来，向四周看了看。左边是十多丈高的一处悬崖，重峦叠嶂，一条小溪从山间蜿蜒流过。自己正坐在悬崖下的这条小溪里，清清的溪水把衣服裤子全都打湿了。山风吹来，他凉凉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是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不过，山峦上那郁郁葱葱的树木告诉他，这绝对不是巨大漏斗出现的那一望无际的草原和绵绵的雪山。

不远处，那辆卡车像一个干瘪垂暮的老头，可怜地躺在不远处的乱石中，其中一个轮子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杨秋池艰难地站起来，觉得身上不大对劲，低头一看，吓了一跳，身上那湿漉漉的衣服不像是自己的，样式很奇怪，好像在哪里见过。对了，是古装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古代普通老百姓经常穿的那种青布短衫，宽大厚实的长裤，一双平底布鞋。脑袋也不对劲，伸手一摸，自己的寸头怎么成了长长的头发挽成的发髻，还有两根头巾随风飘荡？

这是怎么了？我怎么穿了一身古人的衣服？奇怪了，杨秋池嘀咕了几句，摇摇晃晃走到车边，打开车门。驾驶室里乱七八糟的，数码相机和驾驶员的那支插在枪套里的七七式手枪都不见了。杨秋池爬进驾驶室寻找，终于在座位下面找到了相机和手枪。

杨秋池将手枪和数码相机拿起来放在座位上，感觉好累，就一屁股坐下，靠在靠背上直喘气。忽然，他一下子呆住了，因为在驾驶室前方的后视镜里，他看见了一张满是鲜血的陌生的脸！以往看过的关于车里遇到鬼的那些恐怖片的镜头，像闪电一样出现在他的脑海。有鬼！

猛一回头，身后什么都没有。他又左右看了看，也没有。再抬头，那个满脸血污的陌生人还是那样冷冷地盯着自己！

杨秋池脑袋轰的一声，全身汗毛都立起来了。鬼片里不也是这样吗？可现在是大白天，艳阳高照啊，也会遇到鬼吗？由于恐惧，杨秋池的脖子都僵硬了。虽然作为法医，他解剖过数不清的尸体，本来是不会怕鬼的，可刚刚亲身经历了死亡，现在又遇到这种怪异的事情，使他此刻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动不了，只有死死盯着后视镜里的那个陌生人，那人也死死盯着他，就这样僵持着。杨秋池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抽动了一下，后视镜里的那个陌生人的血污的脸也抽动了一下。一个念头闪现：那个陌生人莫非就是自己？

他眨了眨眼睛，后视镜里的人也眨了眨眼睛，他又张嘴一笑，露出了雪白整齐的牙齿，同样，后视镜里的人也露出了雪白整齐的牙齿。杨秋池长长地舒了口气。镜子里的不是鬼，而是自己。

是自己？这个念头让刚刚轻松下来的杨秋池的心猛地一下子又提起来了，

那个陌生人是自己？自己的脸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还满是鲜血，啊！杨秋池一下子抓住了后视镜，左右上下照照，用衣袖使劲擦了擦脸上的血污，露出本色。这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一张从来没有见过的脸！这是谁？

我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脸上的血是哪里来的？杨秋池傻傻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半天也没有反应过来。回忆起之前被吸进那巨大漏斗时经历的情景，感觉自己好像已经灵魂离体，这么说自己应该是已经死翘翘了，那怎么又活过来了呢？记起来了，好像看见一个人躺在白色的玉带之间，自己扑向他，然后就不知道了。那白色的玉带难道就是这条小溪，那个人四周都是鲜血一动不动，应该是具尸体，说不定就是从小溪旁的悬崖上失足摔下来死掉的，难道……想到这里，一个鬼怪小说里经常有的词冒了出来——借尸还魂！

难道自己借这个人的身体又活过来了吗？很可能是那个人摔死在山崖下，正好自己通过巨大漏斗形的黑洞穿越时空来到这里，借他这具尸首还魂又活了过来。不过，借尸还魂这样重大的事情，应该得经过阎罗王的批准吧？可自己没见过什么牛头马面啊。难道喝了孟婆汤，什么都忘了吗？不对，之前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杨秋池低头打量了一下身上的古代衣服，古代？难道自己穿越时空，借尸还魂到了古代？一想到小说电影里经常出现的时空穿越的故事，杨秋池的脑袋里轰的一声，又惊又喜。难道自己也那么幸运，飞到古代来了吗？那到了什么朝代呢？如果是到了一个战乱连连的时代，莫名其妙被砍死就惨了，或者是一个饥荒的时代，被活活饿死那更倒霉呢。得找个人问问究竟自己到了哪个朝代。

自己借的这具尸体是谁的？看这穿着打扮，应该不是当官的，电视剧里当官的应该有官服，戴乌纱帽；也不像有功名的读书人，古代读书人好像都是穿着一袭长袍，这从鲁迅的《孔乙己》里就可以知道，那酸秀才孔乙己就是唯一穿长衫而又站着喝酒的书生。对了，电视剧里的秀才举子好像还戴顶帽子，两边摇着两只小翅膀，自己借尸还魂的这具尸体的脑袋上只是扎了个头巾。完了，肯定是一个平头百姓。

是种地的还好，找到土地后可以继续种地；如果是个长工或者放牛的，那可就惨了；又或者是个做生意的。不过，看这身粗布衣服就知道，不可能是个大富商，或许是路边卖菜的，顶破天是个开杂货铺的。

不过，就算这人有两亩薄田，或者有个杂货铺，可连这人是谁还不知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又到哪里去找这薄田和杂货铺呢？转念一想，找到又能怎样，万一这人欠了一屁股债，或者有个又老又丑又凶的老婆和一大堆饿得哇哇乱哭的干瘪小孩，自己还得替他们讨生活，那不是更惨！

算了，还是一切重来，自己是生活在拥有汽车、网络、原子弹的现代社会的人，难道还搞不定这落后的旧社会？简直是笑话。反正自己在现代社会混得也不怎么样，连对象都搞不上，说不定在这人吃人的旧社会里另有一番人生滋味呢。

那自己靠什么本事在这万恶的旧社会里生活下去呢？杨秋池仔细回忆自己能干的事情。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医术。医科大学毕业，虽然是法医专业，但大部分时间学的还是临床医学，一个法医要转行干临床医生那是轻而易举的，到时候开家诊所，挣钱那不是小菜一碟吗？

想到这里，杨秋池有点洋洋得意起来，看来还是没选错职业嘛。开刀治病，旧社会里的绝症肺结核等等，那不都是手到擒来？说不定，还能成为盖过华佗的全国知名神医呢！

杨秋池伸展了一下身体，开始幻想在这古代社会如何当名医。先得找点钱投资买药品，买医疗器械。药品？器械？到哪里去买？一想到这里，仿佛当头一盆冷水浇遍了全身。自己学的是西医，要治病当然要用药，可古代哪里有西药卖？别说什么特效药了，连最普通的阿司匹林都没有，开个屁诊所！动手术？手术刀倒有，在车厢的铝合金柜子里，麻醉药和消炎药倒也有，可是不多，用不了几次的，等药用完了还动个屁手术！

泡汤了！一切美梦都泡汤了！他妈的，早知道要穿越时空，怎么不学中医呢？草药哪里都有啊。不过，早知道要穿越时空，还学什么中医，在电脑里下他妈的一大堆各种技术，像什么机枪、大炮、坦克、高产水稻、汽车、电灯、电话，等等，来到古代让中国征服全世界那也不是吹的，还在电脑里下他妈什么狗屁黄色图片干吗！

杨秋池用手掌轻轻打了一下自己的脸，很是后悔。不过，再怎么说自己总比古代人知道得多吧，要混得好应该还是没多少问题的。想通了，心也就宽了，现在去看看那些法医装备和侦查设备掉了没有。

杨秋池爬出驾驶室，又转到车后，解开车棚的绳子，掀开车篷布看了看。他见里面放装备的几个铝合金大柜子虽然颠乱了，却也完好无损，这才放心。

刚刚经历时空穿梭，九死一生借尸还魂，觉得身体发软，杨秋池摇摇晃晃走到溪水边，趴下去又喝了几口山泉，然后用山泉洗掉了脸上的血污，躺在溪水边草地上，直到感觉一切恢复正常了，才爬了起来。

几点了？杨秋池抬起手腕要看表，才想起，这具身体是不会有手表的。看看日头，应该还没到中午。四周连一条小路都没有，不像有人烟的样子，看来只有沿小溪而下，或许能找到人家。

车后的几个大铝箱子自己一个人可搬不动，看样子，只好先走出这群山，再找人来搬运卡车上那些设备了。

杨秋池解开青布短上衣，将带藏刀的手枪武装带系在腰间，穿好衣服，把那小数码相机塞进怀里，踩着那些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沿着小溪慢慢向下游走去。

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远远看见有只动物在小溪旁边喝水。看不真切，走近了才看清楚，原来是一只野山羊。杨秋池肚子有些饿，摸了摸怀里的七七式手枪，要不要打猎呢？古代应该没有保护野生动物这一说吧。想了想还是算了，野山羊到底是国家的保护动物，虽然不知道是几级，反正是受保护的。在杨秋池的印象中，野生动物只要会动的，除了老鼠，大概都是受国家保护的。

停下脚步，远远看看这只野山羊，很优美的样子，一种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温馨萦绕在杨秋池心头。

忽然，那只野山羊抬起头，两只耳朵立了起来，非常警觉的样子。莫非它发现了自己？就在这时，一阵“哗啦啦”枯枝断裂的声音传来，在静静的山涧之间，是如此的清晰。紧接着，几只野山鸡扑腾着从草丛中飞了出来，掠过杨秋池的头顶，向对面山峰飞去。

那只野山羊“哗”的一下跳过了小溪，如同一支离弦的箭，迅速蹿上对面山坡，几下子就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之中。

有危险！与那些动物一样，杨秋池心底莫名地冒出了一种惊恐，他扭头往枯枝断裂声响处看去。

这一看，只把杨秋池吓得全身抖一个激灵，不由自主往后退了一步。只见十多米远的草丛中，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从草丛中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咧着嘴喷着气，阳光下尖尖的牙齿发着寒光。它的额头上，一个黄色斑纹，隐隐出现了一个“王”字——那是一只斑斓猛虎！

杨秋池下意识要去摸枪，手指刚一动，马上停住了。手枪是挂在身上这古代青布短衫里的，而且还没有上膛，那老虎离自己也就十多米。很可能自己还没掏出手枪，老虎就已经咬断了自己的喉咙！

怎么办？杨秋池盯着那老虎，老虎也死死盯着杨秋池。

杨秋池对老虎并不陌生，小时候在动物园看得多了，懒洋洋地躺在虎山的水泥地上晒太阳。杨秋池还用苹果砸过老虎呢，也没见老虎有多厉害。因此，此时倒不特别恐惧，但他还是明白，这不是动物园的老虎，它可是会吃人的。

杨秋池一动也不敢动，眼睛向四周一转，发现小溪对面岸边几米处，就有一棵大树。老虎盯着杨秋池，开始一步步慢慢逼近。

跑！杨秋池转身跳进小溪，与此同时，耳边就听到老虎一声吼叫，整个山峦都在颤抖，枯枝刷刷地被撕裂，一股寒风紧贴着身后追来！

杨秋池慌乱中一脚踩在一块湿滑的石头上，“哗”的一下摔在了溪水里。

完了！肯定要被老虎吃掉了！原以为已经从恐怖的雪山漏斗中逃脱，没想到当了老虎的午餐！

跟它拼了！杨秋池猛地翻过身，伸手要去摸腰间的手枪，忽然发现，那只老虎正停在小溪旁，迟疑地看着水。

难道老虎怕水？杨秋池心中大喜，来不及细想，一骨碌爬了起来，转身几步就到了大树旁，一纵身抓住最下面的树枝，一个倒钩翻身而上。

毕竟这小溪的水面不宽，老虎只是略一迟疑，随即一纵身跳到了小溪的一块大石头上；再一纵身，越过了小溪，朝杨秋池悬吊在树枝下的双腿扑了上去。

妈呀！杨秋池赶紧一收腿，虎爪从双脚下掠过，只差几寸！

杨秋池赶紧手脚并用，像一条蟒蛇一样缠在树枝上，双手紧紧抓住树枝。那老虎扑空之后，转过身来，盯着杨秋池，低吼一声，“刷”的一下又扑了上来。又是只差几寸！老虎那闪着寒光的尖牙近在咫尺，嘴里呼出的腥味都能闻到。

杨秋池缠抱在树枝上，面部朝下，紧张地看着扑空而过的老虎。刚才那老虎紧急之中没有观察周围地势，它是从下往上扑，才没能抓住自己；如果那老虎从斜坡上跃起来抓自己，那时可就大限来临了。

掏枪是来不及了，先往上爬！杨秋池慌乱之间趴在树枝上时，正好是屁股朝着树干，没法沿着树干往上爬。可要想在这只有胳膊粗的树枝上掉头，他又没这个技巧，何况下面还有一只吃人的老虎在跳来跳去要抓住自己。看来只能往树梢上爬高一点，然后再掏手枪干掉这该死的老虎。

可只是蠕动了一下，杨秋池就知道这个想法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树枝本来就不长，他趴的位置已经很靠树梢，就现在这个样子这树枝已经在上下颤抖了，如果再往上爬，树枝随时会断掉！

第二章 打虎英雄

没等杨秋池作出决定，树下的老虎已经再次猛扑上来。杨秋池只感到环抱着树枝的左手前臂一阵剧痛，老虎前爪已经撕碎了他的衣袖，在他前臂上开了几道血口子。杨秋池痛得一咧嘴，手一松，差点掉下树去。

他妈的，老子跟你拼了！

杨秋池伸手去掏枪，可身体是趴在树枝上的，手枪在怀里武装带的枪套里，已经被压在身下。就在杨秋池一边努力保持平衡一边费劲地撅起屁股好腾出空间伸手进去掏枪的时候，老虎已经在地上转了个圈。它已发现如果利用斜坡上的高度优势，就能抓住树上这只猎物，所以此刻已经转到了斜坡上。

最后关头，杨秋池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一躬身，胸腹部离开了树枝，右手飞快伸入怀中，掏出手枪。由于动作太大而所在的树枝又太细，他的身体不断摇晃着，几乎失去平衡。

老虎已经转过头来，寻找角度！

杨秋池拼命抓住树枝维持平衡，用力过猛使得受伤的手臂又是一阵撕裂般的疼痛。可此刻他已经顾不上了，来不及用左手上膛，便用右手食指扣住扳机护圈，猛一扣，“哗啦”一声，已经单手上膛。

老虎调好角度，略一后坐，一声吼叫，再次向杨秋池扑来！

砰！杨秋池根本来不及瞄准，抬手就是一枪。半空中的老虎好像被当头狠狠砸了一棍，身体失去了力道，从杨秋池身下飞过，“啪”的一声跌落在小溪边。

老虎在地上滚了几滚，然后抬起身来，发出了一声震碎山谷的巨吼。它转过头来，死死盯着树上的杨秋池，一步一步走了过来。鲜血顺着老虎的额头流了下来。

来不及去研究子弹击中了老虎什么位置，杨秋池抬手瞄准老虎的头部，砰！砰！又是两枪。杨秋池与老虎相距只有不到五米，这两枪都准确地击中了老虎的头部。老虎的脑袋仿佛挨了重重的两拳，猛地向上一仰，晃了晃，随即扑倒在地。鲜红的血夹杂着白花花的脑浆流了下来。老虎脚爪在草地上划拉了几下，便不动了。

杨秋池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右手上的手枪依然指着老虎，生怕它再起身扑

过来。

过了一会儿，老虎还是一动不动，但杨秋池不敢确定老虎死了没有。为保险起见，他瞄准老虎的额头“砰”的又是一枪，老虎额头飞溅起一簇小小的血花，它还是没什么动静。杨秋池这才确定，老虎真的死了。

真是九死一生！杨秋池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额头上冷汗直冒，全身发软，紧紧搂住树枝休息了好一会儿，才溜下地来。

杨秋池用手枪指着老虎，慢慢走近，用脚踢了踢老虎，还是没动静。老虎的大半个头盖骨已经被那四发子弹掀掉了，白花花的脑浆糊满了额头上威猛的“王”字花纹。

这时候，杨秋池才感觉到左手臂上伤口烧灼般地疼痛。他捋起衣袖一看，胳膊上有三条血淋淋的口子。他赶紧到小溪旁将伤口洗干净，仔细看了看，伤口倒不深，不用缝合，将手臂举过头顶，可以帮助伤口愈合。慢慢地，伤口不再流血了。这里没有干净的纱布包扎，索性就这样敞露着，反而不容易感染。

坐在老虎身边的草地上，看着这老虎的血盆大口，心想自己差点就成了这张嘴里咀嚼的食物，杨秋池不由得有些后怕。抬头看看亮晃晃的太阳和四周重新恢复诗情画意的风景，杨秋池感到了死里逃生的惬意。休息了一会儿，体力恢复了，他狠狠踢了老虎一脚，骂道：“他奶奶的，你怎么不神气了！当年武松景阳冈打虎也不过如此嘛，哈哈！”杨秋池有些得意扬扬。

退下弹匣看了看，还有两颗子弹。杨秋池把武装带上那个备用弹匣取出来检查了一下，有六发子弹，加上这两发，一共还有八发子弹。可得节约着用，在古代可没地方找子弹去，子弹打光了，这手枪可就是废铁一块。

不知道还有没有老虎或者其他猛兽，小心为上。杨秋池换上装满子弹的备用弹匣，然后将手枪插入怀里枪套之中。

这老虎皮可是好东西，卖了能值不少钱，杨秋池取出武装带上那把精制的小藏刀，开始剥老虎皮。虽说以前没有剥过虎皮，也没学过兽医，但毕竟是医科大学毕业，这解剖的一般常识还是有的。

不一会儿就把老虎皮剥了下来，血淋淋的，摊在草地上晒一下。老虎肉也得割下来，如果找不到人家，也有东西充饥。不过这老虎有几百斤重，自己可背不动这么重的，也没必要带这么多，把老虎的两个后腿切了下来就够了。可惜没有火柴，不然来个烧烤正宗老虎肉，那才霸道呢！

杨秋池切下老虎后腿之后，找了根藤条将老虎的两个后腿捆好，背在背上。老虎皮上的血已经晒了个半干了，他把它卷好夹在腋下，沿着小溪继续前进。

又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远远见到半山腰有十多间草房，有人家！杨秋

池很是兴奋，这下子可以知道，自己究竟是穿梭到了哪个朝代。不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那是个土匪窝或者山贼的山寨，那可就麻烦了。杨秋池掏出手枪，将子弹上膛。

走近村子，远远看见一个牧童坐在村边的田埂上放牛，手里摇着一根狗尾巴草，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

杨秋池走到他旁边，弯下腰问道：“小哥，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牧童转过头看着杨秋池，大眼睛眨了眨说：“这里是五里湾，你从哪里来啊？”

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杨秋池含糊其辞地说道：“我从山那边来，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大的城市呢？”

“城市？什么是城市？”小家伙歪着脑袋搞不明白这个词。

“城市就是人很多的地方呀。”

“哦！”牧童恍然大悟地点点头，笑道，“你说的是广德县城啊。”他站起来拉住杨秋池的衣袖，向远处一指，“沿着村口那条小路一直往前走，再走五里路就到了。”顿了顿，又解释道，“我们这里之所以叫五里湾，就是因为这里距离广德县城有五里路程啊。”小家伙满脸笑容，摇着手上的狗尾巴草，给大人上课的感觉就是爽。

“多谢小哥了！”杨秋池学着古人的样子抱拳拱了拱手，正要走，想起一件事，“再请问一下，今天几月几日？”

牧童一愣：“几月几日？九月初三啊。”又撇撇嘴不屑地看了一眼杨秋池，“你那么大的连日子都弄不清楚啊？”

杨秋池也不在意，继续问道：“那当今皇上是谁？”

“皇上？皇上就是皇上呗，皇上就是万岁爷啊。”

晕死！皇上可不就是万岁嘛，这还要你来说？杨秋池头都大了，继续开导：“万岁爷也都有个姓名啊，就像你一样，总得有个姓名吧？”

“姓名？什么是姓名？”

姓名是什么都不知道，脑袋打铁了？杨秋池继续开导：“姓名就是你的名字啊，你爸爸妈妈叫你什么？”

“叫我狗剩啊！”

“狗剩？哈哈哈！”杨秋池一愣，随即笑了起来，听说以往农村倒是流行给小孩取个贱名，为了好养活，不过也没有取这么难听的名字的啊。

“你笑话我，我不理你了！”小家伙一瞪眼，将手中的狗尾巴草往地上一扔，走到水牛旁边，翻身上了牛背。他不管杨秋池再怎么招呼，就是不理，骑着牛